

散文小品

聽詩人余光中教授演講有感

詩中有樂，樂中有詩

文／圖 · 王申培

今夏在台灣高雄中山大學講學時，意外趕上由教育部舉辦的“青年種子培育營”。其主題為“台灣多元文化傳承”。在一系列的名家演講大會中，第一場就是由大詩人余光中教授主講的“詩與音樂”。這也正好是我的最喜愛的話題，有幸聆聽了一場極為精彩的演講，深受啓發，至今回味無窮。

余教授提到詩、樂、畫的三角關係。“樂”是有旋律、節奏、和聲的循序時間藝術。(sequential)“畫”是不受時間限制的平行空間藝術(simultaneous or parallel)。而詩則是基於“樂”和“畫”兩個基點的三角形的頂點，凝聚了旋律、節奏，字形、字音、場景的綜合了“樂”與“畫”之間的藝術。所以常說“詩中有畫”，“詩中有樂”。最重要的是“意境”。其中最高意境則是“詩”、“樂”、與“畫”三者渾為一體。譬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你可看到一付美麗的畫面，也好像聽到動人的音樂。又如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巨匠米開朗吉羅的傑作：《創世紀》。你可以從畫中任何部份看起，不受時間順序限制。



作者與余光中老師

這使我想起在羅馬市中心的梵諦岡，聖彼德大教堂旁的西斯丁小教堂(Sistine Chapel)的整個天花板，全是米開朗吉羅所畫的《創世紀》。其中正中央，正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神的右手正在伸張出來，將生命和靈魂賜與人類的祖先亞當，正在伸出手來接受。兩隻受就快要接觸的那一剎那間，迸發出激烈的火花，其中所蘊涵的強烈的生命力，令人震撼。這上面一隻付出的手，給下面一隻接受的手的意境，也與咱們中國的“愛”字的結構和語義不謀而合了。米開朗吉羅的這副名畫，展現出人類壯闊



余光中老師演講

韻味十足。有“長亭”、“古道”，“碧草”“夕陽”別離的場景，有“晚風”、“拂柳”、“殘餘笛聲”的離情。感嘆天涯海角，一半的知交先後離我而去。如今只能借酒澆愁，希望在寒冷的夜夢中再會面。

《送別》曲調取自約翰·奧德威作曲的美國歌曲《夢見家和母親》。這首“藝人歌曲”，19世紀後期盛行於美國，由塗黑了臉扮演黑人的白人演員領唱，音樂也仿照黑人歌曲的格調創作而成。李叔同留日期間聽後大為感動，於1914年作《送別》，其旋律就取調于此曲。此歌不涉教化，意蘊悠長，音樂與文學的結合堪稱完美。如今《送別》在中國則已成驪歌中的不二經典，充滿了中國風格和味道，不知感動了多少人熱淚盈眶，很多人都一直以為這是一首到到地地中國曲子呢。可見心有靈犀一點通，英雄所見略同。詩人、音樂家、畫家、藝術家雖有國藉，但詩、音樂、畫、藝術實無國界，可融入任何人的心中。

余教授詳細地闡述了西方傳統中詩與音樂的關係、以詩入樂、以詩壯樂、以樂理入詩和詩本身的音樂性。例子很多，譬如：曹雪芹的《紅豆詞》“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趙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李白的《清平調》，Burns的《Auld Lang Syne》，百繚士(Berlioz)的《Herald in Italy》，王維的《渭城曲》，白居易的《琵琶行》，李白的《聽蜀僧濬彈琴》，T. S. Eliot的“Four Quartets”和古詩《公無渡河》等等。

總之，余教授認為境界越高，詩與樂就越是融為一體。其實，我覺得不僅在中國和歐美各自是如此，更進一步，打破東西文化的藩籬，進入世界文化的細胞，我們更可感受到橫跨國界超過語言的詩與樂水乳交融渾然為一體之美。譬如，當我們引頸高歌世界名曲Bedeich Smetana的“La Moldau”：“可愛的莫爾道河我懷念妳，波西米亞生長在妳懷抱裡…”和GiuseppeVerdi《阿伊達》中的“Triumphant March”：“聽我們同唱大中

的史詩。也被多少音樂大師如海頓、韓德爾等譜成不朽的樂章。果真畫中有詩，畫中有樂。

余教授也提到中國傳統中詩與音樂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例子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叔同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綜合了“詩”和“詞”的特徵，

散文小品

華，大中華，大中華……”時，不也滿懷激情熱血，好像在唱中國歌曲一樣嗎？通俗歌曲如：《祝你生日快樂》、《平安夜、聖善夜》、《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當我們同在一起，其快樂無比》，情感自然流露，平易近人，誰會想到是外國歌曲呢？每當讀到孟浩然的《春曉》，怎不會教人想起黃白的《本事》，和舒伯特的《菩提樹》？意境和生平遭遇多像啊，一東一西兩個大音樂家，又都英年早逝。令人感嘆惋惜。奧地利作大音樂家 Gustav Mahler 深受李白、王維、孟浩然等人詩篇的感動而譜寫成《大地之歌》不朽的傑作。意大利歌劇家 Giacomo Puccini 將他最喜愛的中國名謠《茉莉花》的旋律鑲進歌劇《杜蘭朵公主》裡，成為全劇的靈魂，前後共出現十次之多。這齣具有強烈中國風格的西洋歌劇，已超過了他的另一傑作——具有日本風格的《蝴蝶夫人》，不知感動了多少人。他還有另一齣具有波西米雅風格的《La Boheme》，另一位意大利歌劇家維爾弟具有法國風味兒的《La Traviata》（茶花女），和法國作曲家 Georges Bizet 具西班牙吉普味道的《Carmen》（卡門），都打了破文化語言國界的藩籬，成為永垂不朽的曠世傑作。



另外還有很多這種例子。一時美不勝收會令人感到眼花繚亂。但最使人驚奇的恐怕就是德國大音樂家 Johannes Brahms（布拉姆斯）的作品。這位被譽為音樂三“D”（貝多芬、巴赫、布拉姆斯）之一的作曲家，尤以膾炙人口的《搖籃曲》、《小提琴協奏曲》、《一八一二年序曲》等著名。巧的是，其《大學慶典序曲》中的一段主題旋律，竟然與我國唐朝大詩人孟郊的《遊子吟》配合得天衣無縫：“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一字句一音符，完全契合五言詩 12-345-- 的節奏格律和韻味。旋律優美自然。把母親想念子女和遊子欲盡孝道之間的彼此思念至深的親情，刻畫得十分透徹，直搗人內心靈最深處。非常感人。尤其每年母親節和畢業典禮，不知換來多少人的熱淚。

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中國詩人孟郊與德國音樂家布拉姆斯，一東一西，完全不同的種族國度和文化背景，而且相隔一千年，居然會有這麼美妙的配合。好像冥冥中造物主早就安排好一樣。天作之合，令人驚歎不已。果真詩中有樂，樂中有詩。的確是溝通人類心靈的共同語言。又一明證。

想不到聆聽詩人余光中教授的演講，會得到這麼大的啟發。友聲